



Non moria, che non moria per uccide,
Sen de' bravi esu' pur! Quando potremo,
A meo mal, meo no manimo,
Sotto una meo meo...

荟萃欧美侦探小说大家名作

跟随职业侦探、警察，在长长的楼道、空荡的电梯、黑暗的水下道、
无人的地铁、幽暗的洗手间，一步步揭露种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神秘事件

欧美经典 侦探小说集

惠布利离奇死亡案 地铁神秘命案

大卫的婚礼 车上女尸

骑士十字车站的信号灯

(英) 奥西兹女男爵等◎著

张平◎译

CLASSIC DETECTIVE NOVELS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欧美经典 侦探小说集

(英) 奥西兹女男爵等◎著
张平◎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经典侦探小说集/(英)奥西兹女男爵等著;张平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04-3080-0

I. ①欧…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欧洲 ②侦探小说-小说集-美洲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0989号

欧美经典侦探小说集

作者:奥西兹女男爵等

译者:张平

责任编辑:闫红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70mm×960mm 1/16

字数:280千字 印张:19

版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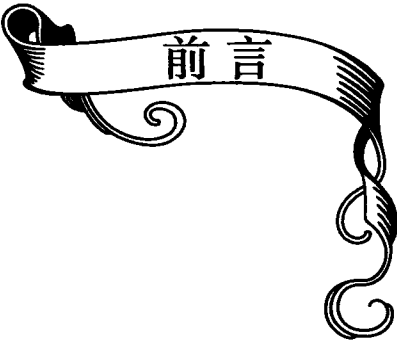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104-3080-0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前言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黑夜，最容易让人们陷入一种恍惚的幻觉中。黑夜是神秘的，诡异的，它带着厚重的面纱，让人们看不清它的脸。

很多诡异的事情在黑夜出现，很多离奇的命案在黑夜发生，很多惊恐的事情在黑夜潜伏……一个个神秘莫测的传闻，一个个揪心的疑案，一个个匪夷所思的谜团，让人们为之好奇，为之惊悚。

长长的楼道、空荡的电梯、黑暗的下水道、无人的地铁、幽暗的洗手间……这些人们日常最经常的去处，都成为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处所。即使是你身边最亲密的人，都会成为怀疑的对象，令人陷入胆寒的境地。人们能不能逃出这些早已设定好的棋局？人们能不能摆脱自己内心不断滋长的恐惧？人们能不能走出这莫名其妙的死亡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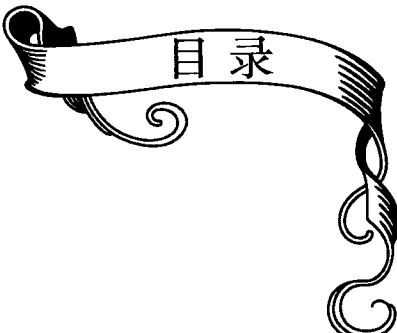
各式各样的悬疑，血色弥漫的谋杀，迷离的失踪，玄幻的鬼怪传说等已成为侦探故事中不可少的题材。欧美的侦探小说家将事情锁定在某一个时间、空间，在浓厚的悬念下缓缓铺开故事。一边是布满重重疑云的案件，一边是心思缜密的探案人；一边是谋杀和欲望，一边是正义和鞭策。这些探案者，有的是职业侦探，有的是探长，有的是

警察，有的是无意中闯进这个案件的人，这些胆大心细的侦探带着我们穿过层层迷雾，经过查询、探寻、缜密的推理，为我们揭开一场场阴谋。

紧张只是一种气氛，当揪心的恐惧扑面而来，我们会不会忍不住往下翻看结果？险象环生的故事场面慢慢铺开，跌宕起伏的故事一点点揭晓，悬念一浪高过一浪，动人心魄，引人入胜。种种神秘的事件令人毛骨悚然，即使绞尽脑汁依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却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在作者神奇的笔下，我们的大脑进入另一个世界，感受另一层精神风暴。

那些布局者即使是机关算尽，也难逃追查人的法网。那些谋杀者布局重重，即使是费尽心思也难逃侦查人的细心查探。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的碰撞，侦查与反侦查的摩擦，碰撞出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本书荟萃了欧美各大名家的作品，主要包括师承莫泊桑、福楼拜的法国侦探小说家莫莉斯·勒布朗，英国的悬疑小说名家G.K.切斯特顿，被誉为“二十世纪第一位备受欢迎的作家”的英国女作家奥西兹女男爵……在这些优秀的作品中，我们跟着作者走进一个个凶杀现场，透过一幕幕悲剧，更深层次地解读人性，站在新的角度阐释人生。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暖暖的午后，或者在一个静逸的咖啡馆，一个宁静的自我阅读空间，打开这本侦探故事集，跟随那些大侦探走进离奇的世界，层层抽丝剥茧，解开故事中那些不可思议的迷局，透过黑暗找到光明所在。



目录

惠布利离奇死亡案	001
地铁神秘命案	025
菲力摩尔街盗窃案	047
大卫的婚礼	063
车上女尸	079
阿波罗的眼睛	105
凯撒头像	121
幽灵汽车	141
古塔里的阴谋	161
贝修警官被盜案	183
骑士十字车站的信号灯	215
莫格街凶杀案	239
玛丽·罗杰疑案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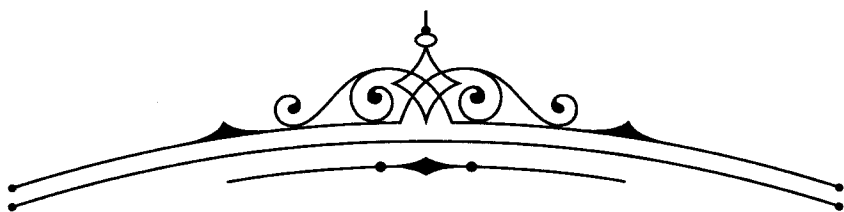


惠布利离奇死亡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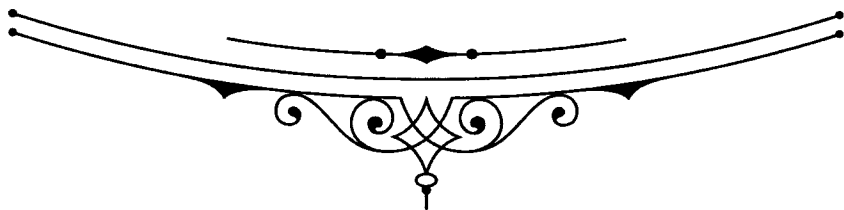


——【英】道洛西·赛耶斯





在伯纳德·惠布利离奇死亡的书房中，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打斗、挣扎过的痕迹，以及任何入室杀人的迹象。但是法医却在死者用过的酒杯中检测出了剧毒物质氢氰酸。那么氢氰酸来自何处？有人投毒的话，又是谁最有可能动此杀机？



1

法庭上，陪审团代表正在宣读他们的判决结果：雷蒙德·惠布利涉嫌谋杀父亲伯纳德·惠布利一案，罪名成立：雷蒙德·惠布利为了分得家产，使用致命氰化物毒死父亲。但此刻，宣判并不能解答席下蒙塔古·埃格内心的困惑，他想起了自己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书，脑海里涌现出很多想法，而且隐约觉得这桩案件最后的谜底，不是谋杀而是和自己的红酒公司脱不了干系的误杀。

于是，他从法庭迅速退出来以后，来到了小镇的邮局，并要求工作人员帮忙发出了一份电报。之后，他便徒步来到当地的一个旅馆，要了一杯浓茶，他需要时间梳理一下这些相互关联的证据，并开始慢慢回忆与案子相关的点滴：

那天一大早，他就从晨报上读到了那篇将对伯纳德·惠布利进行验尸调查的消息，然而对于埃格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毕竟伯纳德·惠布利是个顶级不错的好顾客。

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老先生，也是一个对酒情有独钟的大怪人。他的书房以及密室里储存着大量的上等酒。此外，他还时常会买一些普卢梅特及罗斯公司为他精挑细选的上等葡萄酒和一些陈年酿制的绝妙的烈性酒；但是，他却从不允许除他本人以外的其他人去处理酒类的物品——从不。

报道上说，惠布利先生是死于氢氰酸中毒，而临死之前，曾经喝过一杯由埃格公司供应的甜薄荷餐后酒。显然，发生这种事情，对公司的生意恐怕是百害而无一利。

快速扫了一下手表，埃格先生发现自己所处的小镇距离惠布利先生近期居住的地方只有十五英里的距离——并不是很远，想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要亲自跑一趟参加验尸调查，不管怎么说，身为公司一员，他有义务提供证词，说明普卢梅特及罗斯公司所供应给惠布利先生的甜薄荷酒并不存在任何问题——本质上是不会有任何毒害作用的。

既然有所决定，他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解决了早餐后便匆匆驱车赶赴调查所在地，验尸调查是在一个狭小的、拥挤不堪的教室里进行的，为了确保自己能在那间教室里拥有一个行动方便的座位，他将自己的名片递到了验尸官那里。

2

第一个证人是惠布利先生家的管家明奇思太太——一个已经在惠布利先生家服务了二十多年的身材肥胖的人，跟惠布利先生一样，她也已经上了年纪，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看上去谦卑得近乎夸张的老人。

在她看来，虽然惠布利先生对经济方面的事物看管得可能比较紧，而且对家里的操持管理也保持着十分敏锐的洞察力，但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雇主。当然，就她个人而言，她并不在意惠布利先生的这些性格——据她所说，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尤其是对涉及自身利益方面的事情，另外，自打惠布利先生的太太过世之后，他的房子一直是由她打理的。

“虽然他已经快八十岁了，但是除了他那不得不时时被留意的心脏，总体而言，他还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身体健康的人。”明奇思太太想了想，“星期一的晚上，他的健康状况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

瞥了一眼房间的另一侧，明奇思太太的视线落在了坐在埃格先生身边不远处的证人席上，那是一个单薄瘦弱、面呈病态的中年人，“星期一下午的时候，雷蒙德·惠布利先生曾经打电话来说他会过来用晚餐。”

“他是惠布利先生的儿子吗？”

“对的，惠布利先生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埃格随即看向这个中年人，他正在意味深长地喘着粗气，他的另一侧还坐着两个人，均身着黑色时髦衣衫。此时，证人的陈述还在继续。

“除了一个孩子，惠布利先生还有一个侄子锡德里克·惠布利先生，他和他太太一直在家里，此外，老先生就再没有其他什么亲戚了。”显然，说的就是坐在雷蒙德先生另一侧的那两位了。

“大约六点半，雷蒙德先生驾车到达惠布利先生的住所，进屋后就立刻去了书房——老先生一直在书房待着，直到提醒晚餐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雷蒙德先生才神情郁闷地独自从房间里走出来，在大堂里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也没跟我打招呼，因为惠布利先生没有跟着出来，我便到房间里去叫他吃晚餐。当时，他正坐在写字台前，好像在审阅一份法律方面的文书，我没太看清楚。

“虽然惠布利先生的身体很健康，各部分机能也算得上非常敏锐，然而他的年龄摆在那儿，时不时的，他的听力会有些问题。于是，我开口问他：‘很抱歉打扰您了，先生，可是，您听见提醒晚餐时间的铃声了吗？’当时，他只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好吧，我知道了，明奇思太太。’随即又继续干起了他手头上一直在干的事情，我心里还在暗自嘀咕：‘看来，雷蒙德先生又惹得惠布利先生不高兴了。’半个小时——”

“很抱歉打断您，但请稍等片刻，您能不能重复下当时您脑海里关于雷蒙德先生的想法？”

“是这样的，因为惠布利先生不喜欢自己儿子所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他经常会对雷蒙德先生所做的事情持否定意见，为此，父子俩经常会发生一些口角。

“一直到七点半的时候，老先生上楼去穿衣服，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特别交代我给他的律师怀特黑德先生打电话，叫他第二天上午过

来，不过具体需要做什么，他并没有做任何说明，那时候他的脚步看上去有些沉重，整个人看起来也很疲惫的样子，不过总体上还是安然无恙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担心他会需要什么帮助，在完成先生的吩咐、给怀特黑德打完电话之后，我还一直坐在大堂里。后来，惠布利先生又一次下楼来的时候大约是八点差十分，我跟他说明怀特黑德先生已经接到了通知，并回复说会在次日上午十点之前来见他。”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别人在场吗？”

“是的，雷蒙德先生与锡德里克先生以及他的太太一直在家，因为晚餐还没有开始，当时他们都在大堂里喝着鸡尾酒，肯定都听见了我所说的一切。”

“他们在用晚餐的时候，你在场吗？”

“不，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的。大约九点差一刻的时候，晚餐结束，锡德里克先生和他的太太便去了休息室，之后，负责杂物的客厅女佣把咖啡送到了休息室，接着又分别将咖啡送到了惠布利先生和雷蒙德先生那里，因为没什么事，我一直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九点的时候，锡德里克先生和他的太太走进来和我聊起天来，快到九点半的时候，突然听到书房的门‘砰’的一声被猛烈撞开，我们连忙出去看，几分钟后，雷蒙德先生走了出来。当时，他的表情看上去怪怪的，身上穿着外套，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

“因为担心出了什么事情，于是锡德里克先生便想叫住雷蒙德先生，问他出了什么事：‘喂，雷！怎么了？’可是雷蒙德先生却没有理睬他，只是跟我说了一句：‘明奇思太太，我可没一点儿心思在这里过夜了，我要马上回城里去。’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回答道：‘那好吧，雷蒙德先生，我想，惠布利先生应该知道你的这个决定吧？’听完我的话，他笑了笑，只是那感觉实在有点儿滑稽：‘哦，是的，他什么都知道。’之后，再没有别的话，便走了出去，锡德里克先

生跟在他的后面，我看他一直在对雷蒙德说话，大概是一些类似于‘别生气’的安慰话。锡德里克太太在一旁跟我说，她一直很担心雷蒙德先生可能会跟老先生吵起来。”

3

“大约又过了十分钟，两位年轻的先生走下楼去，想起雷蒙德先生总是丢三落四的，担心他又把什么东西落下也说不定——果然，我发现了他落在大堂衣帽架上的围巾，连忙抓起他的围巾出门追赶他们，就在他们准备从前面大门走出去时，我追上了他们，把围巾还给了雷蒙德。很快，他便开着车离开了，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我便和锡德里克先生回到了家里。

“在经过书房门前的时候，锡德里克先生说：‘我觉得很奇怪，我叔叔是不是——’说到这里，他便打住了，顿了一下，接着说：‘算了，还是让他一个人单独待着吧，有什么事儿我们明天再说。’我们又回到我的房间，锡德里克太太那时还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

“‘出什么事情了吗，锡德里克？’见我们进来，她连忙问道。‘亨利叔叔知道了一些关于埃拉的情况，之前我就告诉过雷让他小心一点。’‘哦，怎么会这样！’她惊呼一声，之后，我们都很有默契地避开了这个话题，谈起了别的。

“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锡德里克先生和他的太太觉得有点儿累，便离开我的房间上楼睡觉去了，他们离开之后，我收拾了一下自己的房间，便像往常一样，走出了我的房间，开始对房子里的各房间进行巡视。熄灭大堂的灯之后，我发现惠布利先生的书房依然亮着灯

光，一般情况下，先生是不可能这么晚不休息的，我觉得有点儿不同寻常，便想走过去看看先生是不是因为太累了，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因为不能确定先生是不是还在工作，走到门前的时候，我敲了敲房门，等了一会儿，却没有听见任何响动。于是，便径直走了进去，没想到，却发现先生仰面倒在椅子上，已经死了。房间桌子上有两只空着的咖啡杯和两只空着的烈性酒酒杯，另外，还有半瓶长颈瓶装的甜薄荷酒，我连忙叫来了锡德里克先生，先生赶来之后，叫我不准触碰房间里的任何东西，说是要让房间保持原来的样子，紧接着，他又打电话找了贝克医生。”

第二位证人便是那位负责杂物的客厅女佣。之前她一直坐在桌子前面等着。据她回忆，那天整个晚餐过程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除了那天惠布利先生以及他的儿子看上去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之外，她说，晚餐过程中，两人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两人才有了一些交流。

“雷蒙德先生说：‘看吧，父亲，我们决不能就这样把事情扔掉不管。’惠布利先生却回答他：‘什么时候你改变了主意，最好记得马上告诉我。’‘我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可是如果您只听——’惠布利先生吩咐了一句把咖啡送到书房里去，并没有对儿子的话做任何回应。

“我端着咖啡和烈性酒酒杯走进书房的时候，雷蒙德先生就坐在桌子边上，而惠布利先生则是背对着儿子，站在酒柜旁边——显然，当时，他正在取酒，在我摆放酒杯和咖啡的时候，听到惠布利先生询问雷蒙德先生喝什么，‘甜薄荷酒。’雷蒙德回答说。惠布利先生显然不是很赞成儿子的选择：‘你应该——要知道，那是女人们喝的一种东西。’听完这句，我便走出了书房，之后也就再没见过惠布利和雷蒙德先生。”

听着听着，坐在一旁的埃格忍不住笑了起来，似乎，他能够听见老惠布利先生会这么说。不过转瞬，他那张富态的脸便显出比之前更加严肃的表情来——就在此时，验尸官传唤了锡德里克·惠布利先生。